

读一切好书如同与往时代最优秀的人们交谈。

—— [法]笛卡尔

呐喊

鲁迅◎著
〔插图本〕

Nahān

北京燕山出版社

〔插图本〕

呐喊 (附《彷徨》)

N a h a n

鲁迅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呐喊 / 鲁迅著 .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4.1

ISBN 7-5402-1581-X

I . 呐… II . 鲁… III . 鲁迅小说-选集

IV . I2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2321 号

责任编辑:贵 群

呐喊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 × 1168mm 大 32 开 7.5 印张 200 千字

2 月第 1 次印刷

序

鲁迅(一八八一年至一九三六年),现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樟寿,字豫才,后改名周树人,鲁迅是他于一九一八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时开始使用的笔名。

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鲁迅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破落的士大夫家庭。父亲的多病和家境的败落使童年时的鲁迅常往来于当铺和药铺之间,使他较早地体验了世态的炎凉。六岁读私塾,一八九八年入南京水师学堂学习,次年到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铁路矿务学堂学习。一九〇二年赴日本,鲁迅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在这期间创作了名诗《自题小像》。一九〇四年,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后来因痛感医治愚弱的国民的“第一要着,是改变他们的精神,”于是弃医从文,从事文艺活动。一九〇八年,鲁迅参加革命者组织的“光复会”。同年八月回国,在杭州、绍兴任中学教员,一九一二年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部员,后到北京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长,后又升为佥事。一九一七年因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愤而辞职。一九一八年一月参加改组后的《新青年》编辑工作,并发表《狂人日记》。一九二三年出版《呐喊》,其中收集了《阿Q正传》等十四篇小说。一九二〇年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并研究古典文学,编写了《中国小说史略》、《嵇康集》、《小说旧文钞》、《唐宋传奇》等。一九二五年支持、领导了《语丝》的出版,主编《莽原》。一九二六年,因受当局压迫赴厦门大学任文科教授,创作了《汉文学史纲要》,以及《朝花夕拾》散文集中的五篇。一九二七一年一月,到广州的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同年辞职,抗议蒋介石叛变革命,这时创作了一些抨击性的杂文,后收在《而已集》中。一九二七年十月定居上海,从事文学写作,主编由北京迁来的《语丝》,与郁达夫合作创办《奔流》,编辑《马克思主义文艺论

丛》等书，翻译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同柔石等组织朝花社，出版了《朝花周刊》和《朝花旬刊》，介绍东欧和北欧文学。鲁迅不仅是一位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革命家，他积极参与了反帝反封建运动。积极参与筹备和领导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一九三〇年在上海成立）。他的杂文集有《伪自由书》、《花边文学》、《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和《且介亭杂文末编》等。他的全部著作后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汇编为《鲁迅全集》、《鲁迅译文集》、《鲁迅辑录古籍丛编》。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上海。“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他一生的写照。

《呐喊》是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收集了他在五四革命精神高扬时期（1918～1922）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呐喊》描写了“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们”，以便“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作者创作的目的是由于“未能忘怀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所以有时候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进”。作品对辛亥革命后不同层次不同侧面的社会生活进行了真实的描写，深刻揭示了种种社会矛盾，有力地控诉了封建制度的腐朽和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对国民的毒害和腐蚀，鞭挞了愚弱国民的麻木冷漠和革命脱离民众的严重错误，表达了对民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情和对封建统治的强烈不满，体现了作者浓重的忧国忧民意识。《呐喊》的出版为中国现代文学和革命现实主义奠定了基础，它是中国现代小说的经典之作。

《呐喊》具有鲜明的启蒙主义创作特色。作者痛感于辛亥革命漠视思想启蒙，未能唤醒民众摆脱封建传统束缚的历史教训，深深体会到国民的最大弱点在于长期的封建专制和封建意识所造成的麻木和愚昧，因此，提出反对封建愚昧，唤醒昏睡的民众，提高民主主义觉悟的启蒙任务。

这种启蒙主义首先表现在对封建主义的反抗上。《狂人日记》借一个迫害症患者扭曲了的视角，揭示出封建社会的本质是“人吃

人的社会”。这是新文化运动向封建传统发出的第一封宣战书，它吹响了“五四”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第一声号角，被誉为彻底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声春雷。《药》中革命者夏瑜的那句“天下是我们大家的”，是对封建专制的有力挑战。

作品的启蒙主义思想不仅表现在对封建势力的揭露和批判上，还表现在对愚弱国民的精神麻木、冷漠缺乏真诚和爱心的批判方面。《药》中的夏瑜为解放民众，创造一种平等自由的新生活而奔波呐喊，直至为民众牺牲了生命。而民众回报他的，却是冷漠和歧视，他的血成了民众治疗疾病的药引子。连他的母亲也不能理解他，反而为他的行为感到羞愧。革命者的英勇就义成了无知而冷漠的民众鉴赏的好材料，这在《药》和《阿Q正传》中都有生动的描写。《阿Q正传》最具有启蒙主义“为人生”的特点。阿Q的思想、性格和遭遇具有那一时代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以阿Q为代表，作品描画出了“沉默国民的灵魂”。阿Q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中带有荒唐可笑的妄自尊大，这是长期里受封建统治压迫的结果，这种畸形的心态也是封建社会末期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阿Q一无所有，受尽欺压和凌辱，自身却浑然不觉，梦想着“投靠革命党”来欺压别人，最终在浑浑噩噩中结束了悲惨的一生。阿Q这一形象最集中地反映了愚弱国民的劣根性。《头发的风波》中N先生因剪了头发而受到众人的辱骂，通过N先生的感叹描写了改革的艰难和改革者的悲哀。如果说以上作品反映了民众的愚昧，在《孔乙己》和《明天》里则反映了民众的缺乏爱心。孔乙己活得卑微而艰辛，他的悲惨处境不但得不到众人的同情和怜悯，连那脆弱的自尊，在众人的嘲讽和哄笑中也维持不住。孤苦无依的单四嫂子在漫长的黑夜里期待着明天，她盼来的是宝儿在众人的冷漠中死去。有人趁机占她便宜，有人要从宝儿的死中捞点好处，还有众多漠不关心的看客。在这样的环境中，明天等着她的又是什么呢？而《风波》中，不仅猖狂的封建遗老赵七爷，连村人对因剪了辫子而惶恐的七斤也是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革命给民众带来的只是发式的改变，他们一如既往地愚昧而麻木。

作品中的启蒙主义还表现在对未来的期待上。《社戏》和《故乡》以优美抒情的笔调歌颂了未经封建思想污染的儿童纯真善良的品质，表达了对人与人平等友好关系的向往，同时对后人的新生活寄予了厚望。《一件小事》则通过车夫的无私行为肯定了人性中美好的一面。

《呐喊》突破了中国传统的写作方法，篇篇新颖，各具特色。《狂人日记》采用日记体式的写作方式，将象征主义融合到现实主义的描写中。这是吸收了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和安特莱夫的小说技法，又进行了创新形成的。作品运用生理学、心理学知识，通过繁杂无伦次而又略具联络的日记片断，将一个精神病人的心理和行为刻画得栩栩如生，用语激愤，动人心魄。《药》在交叠式结构中运用了大量的比较，夏瑜的正义之死比衬着华小栓的愚昧之死，革命者的热情比衬着民众的冷漠，格外生动地反映出封建思想对民众束缚的严重程度。《头发》的故事采用独白的形式，以激愤咏叹为基本内容，对 N 先生的感情起伏、转换、递进等，把握得层次分明，把一个革命前辈苦闷的心绪和义愤的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孔乙己》把较大的时间跨度集中在一点，结构严谨，连接自然。作品从小伙计的视角，通过他人的叙说和具体的描写表现孔乙己的悲惨遭遇，作者没有发表议论，观点隐藏在平淡的描写中，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白光》的写作方法是截取生活片段。作品通过陈士成落榜后一天的生活，借助人物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表现，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对人性的毒害。《一件小事》在夹叙夹议中运用了对比的手法。作品以“我”的自私和“小”对比了车夫的高尚和“大”以国家大事的空洞对比了一件小事的厚重，衬托出“小事”的震撼力。《故乡》和《社戏》是自传性的作品，运用了大量的对比。少年闰土的活泼、聪明与老年闰土的麻木、苦闷相比较，童年的纯真平等与成年后的深深隔膜相比较，田园牧歌式的农村生活与污浊烦闷的城市生活相比较，突出了两者的差异，效果鲜明。

《呐喊》富有深刻的象征意味，作品从小处着手，利用象征的手法表达对社会、对时代深刻的思考。《狂人日记》以“狂人”象征反

抗封建统治、揭露封建社会本质的叛逆者，以“古久先生”和“陈年的流水簿子”象征漫长封建社会的历史，“大哥”、“医生”等则象征封建专制和封建礼教的维护者。《药》的结尾处，夏瑜坟上的花环象征着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而华家和夏家的遭遇象征着华夏民族正处于苦难之中，大多数人在昏睡，而有些人毕竟已经觉醒了。《兔和猫》中的猫和兔象征着欺压弱者的暴虐者和无辜的被欺压者，表达了作者对弱者的怜爱和对暴虐者的憎恨。《鸭的喜剧》通过爱罗先珂养鸭排解寂寞的故事，象征地说明在军阀统治下的黑暗社会里，单靠改变环境是不能找到出路的。

《呐喊》塑造了大量富有特色的人物形象。有权势者如《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风波》中的赵七爷、《孔乙己》中的丁举人；被欺压者有《明天》中的单四嫂子、《故乡》中的老年闰土；觉醒者有《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药》中的夏瑜、《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另外，作品塑造了不同的知识分子形象。《孔乙己》中的孔乙己与《白光》中的陈士成同是科举制度的牺牲品，都深受封建思想的毒害，成了不会谋生的废人。但孔乙己具有善良的品质，而陈士成则是自私、卑劣的。《端午节》中的方玄绰软弱、自私，同时具有良知和中国传统文人的清高，这一形象是五四后一批颓废的知识分子的代表。

《呐喊》语言简练、富于个性，情节构思巧妙，意蕴深远，富有极强的表现力。

目 录

序	1
---------	---

呐 喊

自序	3
狂人日记	9
孔乙己	18
药	23
明天	30
一件小事	36
头发的故事	39
风波	43
故乡	50
阿 Q 正传	58
端午节	91
白光	98
兔和猫	103
鸭的喜剧	107
社戏	110

彷 徨

祝福	121
在酒楼上	135
幸福的家庭	143
肥皂	149
长明灯	158
示众	168

高老夫子	173
孤独者	181
伤逝	198
弟兄	215
离婚	224

呐喊

趣
味

自序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入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 N 进 K 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 N 去进了 K 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

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

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懣，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

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而且付印了，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便称之为《呐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鲁迅记于北京。